九天玄姆

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弗心

出版緣起（一）

萬法成就於因緣，每個因緣皆是生命重要過程，也是磨練人格之試驗石，智者總善用此因緣，使得每個當下，都具足殊勝。活在當下是修行總要，讓心性與聖佛不分不離，心性是聖佛，聖佛是心性，庶幾不浪費寶貴之今生。然世人總忘佛性自具，卻於心外求佛，致使佛性被外境所蔽，產生無明而輪迴於六道，難以出離。聖佛仙真有見於此，生悲憫心下凡度眾，臨宮堂飛鸞傳訓以教化世人，近世來成為重要教化方式。

九天玄姆是道家仙真，為了三期末劫白陽儒家應運，多次下凡助道，垂下《治心消孽真經》、《救世真經》、《啟智真經》，以教化世人，使能收斂人心，消除慾望，清淨心性，使世人在世間能解除災難肆虐，出世間能成聖成佛成仙真。其文大多以儒家道理為主，希望

世人修心於日常生活之中，落實修道生活化，不與生活脫節，讓我們能時時刻刻生活在真理之滋潤中。

後學有幸，承蒙九天道姆垂愛，令有具足因緣，於民國九十七年（西元二〇〇八年）三月，完成《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及《九天玄女救世真經白話註解》及出版與世人結緣，並於民國一〇一年八月，加入《九天玄女啟智真經白話註解》，使得九天玄女教化世人之聖文更加完整，至今出版已近一萬二千冊。也因此與更多修道士結下善緣，九天禪怵殿住持妙回師姐獨具慧眼，以各種方式來傳揚九天娘媽之精神，其中選擇此部經加以弘揚，因而單經成冊，使得此一出書因緣付諸實現，但願九天道姆濟世救人之弘願能早日達成。

多識界出版社　**蘇俊源**　敬上

西元二〇一五年八月廿日（104七夕）於台灣新北市中和區勤學齋

出版緣起（一）

九天玄姆慈悲救人濟世　治心消孽淨化人性踏實
真經闡揚修道修心開始　白話註解理明依道行施

從古至今數千年來，神佛為了救人濟世無處不在，與世人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關係密切，在潛移默化中，鼓勵蒼生習性要改，也因此消除不少災害，使得生命的價值無限寬廣，讓我們有信心大步往前邁。然而回想過去，從小與父母生活在一起，在世俗的禮神拜佛活動中，總是拿香跟拜，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對於弱勢的關心，從來不曾停息。直至九天娘媽降下靈感信息，醫好我自幼羸弱的身軀，證明神力有超越今日醫學的能力，從此開始對宗教產生興趣。

由於緣份的關係，在參與宗教活動中，從此中感受到大自然無窮的能力，從此地可開發生命中無限的潛能，不再只是停留在拜拜的禮

儀而已。由於全心的投入，讓我理解到世人所謂的神秘，其實只要藉著修道，即可引導開發這個永恒的精神領域，那是人人本具的佛性至善地。當深藏本性中的智慧開啟，從此徹明宇宙真諦，不再為外境著迷，自可體會自由自在那種瀟灑心境的真實義。

靜心定神養護內在心靈　行住坐臥會理皆在禪定
心包太虛須知其中情境　無上心法定性根基須明
待人處事圓融自在和平　神識清明內覓真吾本性
二六時中守玄常保清淨　是真非真皆是起自弗心
會和三三六通皆明運行　會靈於心可救自己性命

以上是近年來修行的心得，提供給大家參考，是可以養護身心之道，這都是內修的功夫，九天道姆不時以正確的觀念引導，期待大家能身體力行，不再為凡塵俗事所困擾，並能效法九天道姆的精神，遵行天命努力修道。修道過程中，必須盡人事聽天命，莫要為了攀緣外

境而傾倒。「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也。」事天立命是修行可依循的法寶，事天是要依循天命行事，所以必須盡心；立命是要知曉自己天命，所以必須明理。每個人來到人間，各有天命，必須各自依天命去實踐。但最起碼要圓滿人道的天命，因為人道能圓滿，天道才能成就。

凡事都有緣起，能與蘇俊源師兄、張淑惠師姐相遇，也是非常殊勝的緣份，因而特別珍惜這一份的緣。感佩二位前輩的提攜與風範，促成《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這一部書的流通，讓修習九天道法的同修，對於九天玄姆的經典，及其道法的精神，更能夠融會貫通，更可凝聚修身、修口、修心，三者合一的力量，讓身心靈獲得安定，快樂的享受人生。在此感恩九天玄姆的教化，感謝十方善信的參與。

末學　妙回　合十

歲次乙未年七月初五日（2015、08、18）于九天禪怵殿三民道場

目錄

出版緣起（一）……2
出版緣起（二）……4
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本文……8
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28

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本文

淨身咒

身在紅塵穢氣薰
但須沐浴對高眞
身淨更衣無塵染
聖佛仙眞即降臨
急急如律令

淨口咒

人言從口出

出納必慬防
留心勿妄吐
清心誦經章
急急如律令

淨心咒

人心本善良
雜念必提防
虔誠無雜念
仙佛降經堂
急急如律令

恭請　九天玄姆寶誥

志心皈命禮（三稱）

先天神姆，上世仙姑，莊嚴妙相，常現娑婆世界。清淨法身，早登梵剎瑯嬛。玄都天界，繫玉腰金，員嶠方壺，蒸沙煮石。放無極之神光，普照群生；運玄元之道氣，化成萬物。功垂今古，德配乾坤，位列九天，掌造化之樞機；靈通三界，司雷霆之號令。慈悲廣大，變化無窮，手持寶劍，斬魔王於斗垣之下；足踏金蓮，朝　皇母於瑤闕之中。

宏慈宏願至顯至靈九天玄姆無極元君（三稱）

恭誦　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

開經偈

無極三千界，玄元運化功。
道高居上世，妙相現瑤宮。

開經讚

爐香乍熱，透上九天，氤氳瑞氣繞宮壇堂前。奉請高眞虔，普度良緣，消孽治心田。皈命

九天玄姆無極元君（三稱）

爾時，　元君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何？人

心勝，而道心因之紛擾。微者何？道心失，而人心因以梏亡。故人心欲其自修自省，無任鶩馳；道心欲其無怠無荒，時加積累。無如學道者多，而知道者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慕道之名，昧道之實，以此爲學道，其不背道也者幾希？噫！道在目前，人自不求耳，揆厥其故，人心用事，而道心無權。何者？克伐怨欲，四端叢起迭生，而人心所由熾，道心所由昧也。克者，好勝之謂。人特患甘爲暴棄，自暴者，不足與有言；自棄者，不足與有爲。果能有自勝之心，爭勝於天人之界，賦畀賴以擴充，求勝於克復之間；物累賴以消去，以視委靡不振，巽懦弗前者，豈不遠甚。其奈

好字未除，則悻悻以爭勝，所爭者，愈失本眞。且忿忿以求勝，所求者，無關要蘊。此則小丈夫所爲，非吾道中人也。

伐者，誇功之謂。古 大禹不矜不伐，天平地成，建萬古宏功，猶聞善言而拜受，無他，聖德愈高，聖量愈廣，聖不自聖，乃以爲聖。且也，聖門 顏子，無伐善，無施勞。蓋以善者，性分所當爲，何伐之有？勞者，職分所當盡，何施之有？方且有若無，實若虛，欿然時懷不足，所由爲復聖，而三月不違，一間未達耳。他如軍後曰殿，捍三軍之生命，成一將之功勳，孟之反入門策馬兩語，夫子特表其微。降而大樹將軍，猶有斯風，試問伐者，所伐何功乎？有創非常之

功否？有建莫大之功否？有垂無窮之功否？古昔聖賢，功不敢伐，何井蛙之見，嘖嘖自矜，徒見其不知量也。怨則尤，不足道，君子素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方爲實際功修。何則？怨尤之念一生，則僥倖之心勝，而詭詐中之；抑窺伺之心勝，而奸險中之；且訕謗之心勝，而浮薄中之。謂天可怨乎？而顯道惟彰，天固不任怨也。謂人可怨乎？而公評具在，人固不任怨也。爾徒自怨而喪心，心量日褊；爾徒自怨而汩性，性眞日漓。恐怨則招咎，怨則造孽。爾將以怨而罹奇窮膺奇禍也。詩三百篇，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深得和平之旨。無論讀書與未讀書，童時蒙塾初入，有不讀過

風詩歟？欲固爲情之累。貪者，戀所欲而貪生；嗔者，拂所欲而嗔起；癡者，注於欲而若迷；愛者，溺於欲而弗返。理欲不能兩立，欲勝則理亡。學儒者，以克己復禮，爲祛私而存理；學佛者，以淨根證果，爲參禪而入定；學道者，以斷障除魔，爲明心而見性。欲字一關未破，則三教工夫無從下手。聲色貨利，日紛紛於徵逐之場；得失窮通，時擾擾於觀望之際。如是則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且爲穿窬之行者，殆不知羞。余自設筏濟度以來，無非以聖賢階級、仙佛筌蹄，深有望於天下人，特患甘自鄙薄，克伐怨欲之心，未加修治，甚非任道之器，有辜學道之名。道於何學？在去其人

心，而存其道心。人心者，克伐怨欲所見端也；道心者，仁義禮智所同具也，尚其返而自審焉可。

偈曰

朝乾夕惕意精虔　勤誦經文句句鮮
立法度人崇教道　心明體潔絕塵緣

元君曰：無心者，謂之過；有心者，謂之惡。過出於不自知，惡成於有所恃。所以有過，許其自新，懺悔之條自在；爲惡降之冥罰，禍淫之律難寬。要之，上天以好生爲心，豈有生之，而反殺之乎？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非天之欲殺人也，實人自作孽而已。孽者，惡

之積也。怙惡若有不悛，作孽豈不滋重，人亦何苦，自貽伊戚致孽，或報於自身，或報於子孫，迨至流禍無窮，殃咎疊至。因之，罹刀兵劫，罹水火劫，罹疫癘劫，不特一身難保，而且子孫貽累。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殃未盡者，必不能昌，言之可爲太息。且人皆有天良，各具性理，斷無明知爲惡，而故蹈之者。無如貨利之心中之，聲色之心中之，因而憧憧擾擾，汩溺無已。貪嗔之念勝之，癡愛之念勝之，因而倒倒顛顛，沉迷罔悟。如是，則貪酷甚寖，而爲刻剝之惡；淫蕩甚寖，而爲奸邪之惡；猖狂甚寖，而爲強橫之惡。且也，傲狠甚，而暴虐之惡成；殘忍甚，而險毒之惡

成；澆薄甚，而詐瞞之惡成；奸宄甚，而吞噬之惡成。至若不忠不孝，元惡大憝，律在不赦，則不足言矣。噫！且三代下，世風日薄，人心不古。雖曰運會使然，要亦人事不能無責焉，大抵皆習與性成。近君子之日少，親小人之日多，交遊不慎，比匪成群。

孔子云：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正有感於斯耳，無他，未聞善言，未見善行，所沾染者，無非惡類；所睹記者，無非惡事，以致善心日滅，惡心日熾。惡有成於不自知者，惡有成於不自檢者。今試執人裾而道之曰：爾說某言是惡言，爾行某事是惡事，未有不怫然怒、勃然忿者。

孰知爾不自以爲惡，其惡實深。譬如酖脯之毒，中於肺腑；且如鮑臭之腥，習於口鼻。不知不覺，叢惡爲孽，積孽爲禍。陽則干王章，陰則罹冥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豈無廣廈華屋，不再過而爲墟者矣；豈無鳴鐘列鼎，不再傳而凌替者矣。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何不返而自思，與其爲惡而罹殃，曷若爲善而造福。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太上有云，感應之理昭然。爾等雖巧於盤算，豈能如聖佛之算，毫釐秒忽，一一不差；爾等雖工於度量，豈能如聖佛之量，抽補扣除，在在分明。人即可欺，而天豈可欺？人即可奪，而天豈可奪？所願各存天良，各葆性理，勿爲情誘，勿爲物

動。平旦之氣，無失幾希；屋漏之神，勿貽譴責。勿以小惡爲無傷，則小懲大誡。放下屠刀，立地證佛，天亦何棄於斯人，而拒絕之不已也，尚其知所猛省焉可。

偈曰

天堂地府路相通　升降由人立過功
作惡不如勤積德　施仁樂善感蒼穹

元君再曰：無心者，謂之過；有心者，謂之惡。過與惡介在幾希？所爭只一間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出一言，而過即伏之，所以貴守口也；行一事，而過即乘之，所以貴守身也。一言有不及檢，口過由於不自覺；一事有不及防，

身過由於不自知。是則觀過知仁，未嘗不略其跡，而諒其心。心，果無他，則口即有過，而其心自可白也；心，果不貳，則身即有過，而其心自可原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慎獨工夫，非不於至微至隱處，深加檢攝，亦謂守口之嚴，持身之密。一出言，而遠口過；一行事，而泯身過。然此可爲君子道，而非所概於世人也。不必求其無過，而祇求其能寡過；不必求其寡過，而祇求其能悔過；不必求其悔過，而祇求其能改過。知改過而悔過，因之知悔過而寡過，因之知寡過而無過，因之由勉幾安，即難求易。

孔聖有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所望於世人者，如何

悚切？如何詳明？口有過，而易時已知，宜勿蹈夫前轍；身有過，而逾後已覺，宜勿狃夫迷途。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所由守口如瓶，恐其滿而易溢焉；持身如玉，恐其玷而難磨焉。先謹省於未有過之前，勿使其潛滋暗長；並痛懲於已有過，勿使其迭起叢生。是則改過爲大關鍵，因改知悔，因悔求寡，如此則無過，不敢言而無大過，其庶乎。不然，昏昧者，無論已，其有剛愎自是者，明見爲過，而堅意獨行。抑有掩飾爲工者，顯知爲過，而操心莫測。於是有護其過，諱其過者，未有不流爲文過之。小人恐積慣自然，彼將不知爲過。要之不知爲過，過所由而日深也；不見爲過，過所由

而愈積也。過既深，過既積，將不謂之過，而直謂之惡。無他，無心有心，辨之不可不早也。吁！既謂之惡，即因以生孽，且因以獲咎，近報則在己身，遠報則在兒孫。其始祇由纖毫之過而起，豈不可惜也夫！豈不可慨也夫！

偈曰

聖佛慈悲度善良　至誠合掌獻心香
眞經引路文雖短　凜守箴規萬世昌

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所貴乎善者，出一言必曰善言，然猶其發諸口也；行一事必曰善事，然猶其措諸身也。出善言，安知其誠僞，論篤色莊，由是判焉；行善事，

安知其虛實，正誼謀利，由是分焉。以此知，言雖善，不足爲據也；事雖善，不足爲憑也，要在心善而已。時存善心，凡有言自無不善，即未有言，而善機無不默含；時存善心，凡有事自無不善，即未有事，而善念無不堅矣。所由說好話，行好事，在存好心而已。近世以來，運會遞降，習尚愈趨愈下，方未知伊於胡底。要之，欲挽天心，在修人心。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可勝天，天人一理。人心日存惡念，則戾氣應之，凡如雨暘失時，釀爲沴厲，以爲天降戾氣，實則人心召之也；人心日存善念，則和氣隨之，凡如和甘應候，兆爲豐稔，以爲天降和氣，實則人心感之也。正心由於誠

意，誠意本於慎獨，是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原以靜養此心、默斂此心、堅持此心。靜養者何？養其心於平旦，期此心之葆其善；默斂者何？斂其心於清夜，期此心之擴其善；堅持者何？持其心於暗室，期此心之儲其善。歷觀儒家理學工夫，從實處修踐；道家玄妙工夫，從靜處修持；釋家空寂工夫，從虛處修證。究之，皆在心上用功，無非欲此心之無不善。儒曰正心，心善則心正焉；道曰淨心，心善則心淨焉；釋曰守心，心善則心守焉。三教本自同歸，徹上徹下，理無二致。所為世人勗者，不必言希賢希聖，不必言為仙為佛，祗此迓天和而修人事，總由時積善

心。而言自無不善，言者心之聲；亦行自無不善，行者心之表。如是優焉、遊焉，日享昇平之福，豈不樂也夫。

應驗曰

誠誦治心消孽經　一家安泰獲康寧

誠誦治心消孽經　魑魅魍魎永滅形

誠誦治心消孽經　父母壽算得延齡

誠誦治心消孽經　過往先人可超升

誠誦治心消孽經　水火刀兵永不侵

誠誦治心消孽經　坐禪深夜道心清

誠誦治心消孽經　三災八難永離身

誠誦治心消孽經　國泰民安慶太平

誠誦治心消孽經　善功圓滿作神明

完經讚

治心消孽，福壽延綿，經功完滿樂無邊，瑞氣映金蓮。

恭送　九天，濟世泛慈船。

皈命

九天玄姆無極元君（三稱）

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淨身咒

身在紅塵穢氣薰
但須沐浴對高真
身淨更衣無塵染
聖佛仙真即降臨
急急如律令

【註】一、咒：又稱神咒、秘咒。道家以為天神所頒佈，用以役使鬼神。《皇經集注》卷五《神咒品第一章》載：「以經中秘法語，能度人籙仙、制星、制魔、制水、鎮五方、濟法界故曰神咒。」

此色身在紅塵中受到污穢濁氣的薰染，必須要全身沐浴並清靜心神，才能面對迎接品德高尚的仙真。經過洗淨身體更換衣服已經沒有塵埃的污染，等待聖佛仙真即時降臨。急速依照聖佛的律令執行，不得有誤。

二、紅塵：指俗界、人間。

三、沐浴：指洗淨色身，進而清靜安神。宋周無所《金丹直指》：「沐浴乃清靜之義。」

四、高真：得到成仙的人。

五、急急如律令：道教咒語常用的結尾語，強調神尊的絕對權威，表示咒中的要求，必須得到絕對的服從。

淨口咒

人言從口出

出納必慬防

留心勿妄吐

清心誦經章

急急如律令

世人所說的話從口吐出，對於言語的出入必須謹慎嚴防，以免造口業，要注意不可隨便亂說話，並要保持清淨的心性，來念誦經典的文章。急速依照聖佛的律令執行，不

【註】一、慬：同謹。

得有誤。

淨心咒

人心本善良
雜念必提防
虔誠無雜念
仙佛降經堂
急急如律令

凡人的心性本來是善良的，必須要提高警覺預防雜念的干擾。必須發出虔誠的心念，自然就沒有雜念，等待仙佛降臨經堂。急速依照聖佛的律令執行，不得有誤。

恭請　九天玄姆寶誥

志心皈命禮（三稱）

先天神姆，上世仙姑，莊嚴妙相，常現娑婆世界。清淨法身，早登梵剎

恭請　九天玄姆大慈尊寶誥

誠心皈依禮敬　先天的女仙，上世的仙姑，其法相神妙莊嚴，經常出現在娑婆世界。　祂清淨的法身，

瑯嬛。玄都天界，繫玉腰金，員嶠方壺，蒸沙煮石。放無極之神光，普照群生；運玄元之道氣，化成萬物。功垂今古，德配乾坤，位列九天，掌造化之樞機；靈通三界，司雷霆之號令。慈悲廣大，變化無窮，手持寶劍，斬魔王於斗垣之下；足踏金蓮，朝　皇母於瑤闕之中。

宏慈宏願至顯至靈

九天玄姆無極元君（三稱）

【註】一、神姆：泛指女神。《藝文類聚》卷

早已登上清淨的佛土仙境，在玄都天界裡，腰間繫縛著金玉。經常在員嶠、方壺的仙山中，以蒸沙煮石的方法煉就工夫。施放無極的神光，普照大地眾生；運化玄元的道氣，以造化成就萬物。　祂的功德垂留古今，道德匹配乾坤，所成就的果位，排列在九天，掌握造化的樞機；　祂的聖靈通達三界，主司雷霆的號令。慈悲心非常廣大，變化無窮，手中執持著寶劍，斬殺魔王在斗垣之下。腳踏著金蓮，在瑤

二十引南朝蕭繹《孝德傳序》：「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二、仙姑：指女仙人。

三、莊嚴妙相：指莊嚴的法相。

四、娑婆世界：娑婆，意為忍、堪忍、能忍、忍土。即　釋迦牟尼佛進行教化之現實世界。此界眾生安於十惡，忍受諸煩惱，不肯出離，故名為忍。又有諸佛菩薩行利樂時，堪受諸苦惱之義，表其無畏與慈悲。

五、法身：指佛所說之正法、佛所得之無漏法，及佛之自性真如如來藏

六、梵刹：本指清淨佛土，後轉為伽藍之美稱，亦指佛教寺院。

七、瑯嬛：讀郎環。仙境，藏有奇書。語見伊士珍《瑯嬛記》：「張華遊於洞宮，遇一人，引至一處，別是天地，每室各有

池金闕朝拜　皇母。連聲稱頌

宏慈宏願至顯至靈九天玄姆無極元

君（三遍）。

奇書。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問其地，曰：『瑯嬛福地』。」

八、玄都：神仙居地。《枕中書》：玄都玉京七寶山，在大羅天之上，城上七寶宮，宮內七寶台，有上中下三官，盤古真人、元始天尊、太元聖母之所治。《雲笈七籤》：太上道君言：「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助，錫我太上之號，治玄都玉京。」

九、員嶠方壺：海中的仙山。《列子．湯問》：「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言：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嶠，讀叫。

十、蒸沙煮石：指道家的修煉功夫。

十一、神光：存於有道者目中的一種光，憑之可以預知休咎。《道藏．洞神部．天老神光經》：「謂神光常居於人的目中，

於暗處以指刺目眦，搖指可見輔星欲知人何事，可存神光。」

十二、玄元：謂道。《晉書．李玄盛傳．述志賦》：「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

十三、道氣：道教闡發宇宙生成理論的一對概念。道家道氣關係理論起源於老子《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太平經》：「萬物始於元氣，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元氣恍惚自然，共凝成而名天一，分而生陰而成地，名為二，上天下地陰陽合施生人，名三。三統共生，長養萬物。」

十四、九天：道教所說九天，乃四維空間結構。《靈寶洞玄自然九天生神章經》：「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氣也；丈人是混洞太無元

高上玉皇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氣，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氣也，丈人是赤混探無元無上玉虛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 七寶紫微宮。神寶君者，即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氣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無上玉虛之氣，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為玄元始三氣而治三寶，皆三氣之尊神，號生三氣，三號合生九氣，九氣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像，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

音無聲，導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氣開光，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并受生成。天地萬化，并非三元所育，九氣所導，莫能生也。」所謂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三祖氣化生玄、元、始三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以成九天。其九天之名依次為：郁單無量天、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梵監須延天、寂然兜術天、波羅尼蜜不驕樂天、洞元化應聲天、靈化梵輔天、高虛清明天、無想無結無愛天。」

十五、垣：城牆。

十六、瑤闕：天庭。

恭誦　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

開經偈

無極三千界，玄元運化功。
道高居上世，妙相現瑤宮。

從無極化為三千大千世界，這是從玄元先天一炁運化的功德。從過去累世以來，就以高尚的道德自我要求，經常在瑤池宮殿中，顯現神妙的法相。

開經讚

爐香乍熱，透上九天，氤氳瑞氣繞宮壇堂前。奉請高真虔，普度良緣，消孽治心田。皈命
九天玄姆無極元君（三稱）

香爐的香火正燒得熾熱，香煙一直上透九天，使得氤氳祥瑞的氣氛圍繞在宮、壇、堂之前。虔誠地奉請成道的　仙真，能大發慈悲，降世來普度善良的眾生，消除罪孽治理心田。誠心皈依　九天玄姆無極元君

【註】一、氤氳：指陰陽二氣相交相合之狀。

《悟真篇》中卷：「安爐立鼎法乾坤，鍛煉精華制魂魄，聚散氤氳成變化，敢將玄妙等閑論。」董德寧《悟真篇正義》：「氤氳者，元氣交密之狀也，謂烹煉陰陽之二氣，使其相交相聚，則自然成其變化，而大藥成矣。」《性命圭旨全書．龍虎交媾法則》：「若天地之氣不氤氳，則甘露不降；坎離之氣不交併，則黃芽不生；龍虎二弦之氣不會合，則真一種子不產。真一種子不產，則將何者為本柄，而凝成金液大丹耶？」

二、瑞氣：祥瑞的氣氛。

三、消孽：消除罪孽。

四、心田：指心，心如田圃，能納藏善惡之種子，隨緣滋生善惡之苗，故喻為田。

君（稱頌三遍）。

爾時，　元君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何？人心勝，而道心因之紛擾。微者何？道心失，而人心因以梏亡。故人心欲其自修自省，無任騖馳；道心欲其無怠無荒，時加積累。

【註】一、元君：道教對女仙的尊稱。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女仙》：「男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如西王母，稱金母元君，后土夫人稱碧霞元君。

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容易被物慾所蔽，難以安寧。純善理性的心是很微妙的。《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蔡沈

在那時候，　九天玄姆元君說：人心很容易被物慾蒙蔽，難以保有安寧，是以很危險；純善理性的道心，受到物慾的覆蓋，是以非常微弱。為何人心會危險呢？由於人心過於熾盛，道心會因此受到紛擾；為何道心會微弱呢？由於至善的道心亡失，最後造成人心受到物慾蒙蔽，而亡失了本心。所以平時對於人心，要督促其自我修持，自我反省，不可讓它任意向外奔馳；想要道心不懈怠、不荒廢，就必須時

時加以充實累積。

《集傳》：「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宋儒認為道心就是天理，人心就是人欲。天理是精微的，人欲是危險的。

三、人心：凡人的心地。《孟子．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四、道心：指天理、義理、純善之理 。佛家指為菩提心，悟道之心。

五、梏亡：為利欲所蔽，而亡失本心。《孟子．告子上》：「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六、騖馳：向外奔走。

七、無怠無荒：不要懈怠，不要荒蕪。

無如學道者多，而知道者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慕道之名，昧道之實，以此為學道，其不背道也者幾希？噫！道在目前，人自不求耳，揆厥其故，人心用事，而道心無權。

【註】一、慕道：仰慕道義。
二、昧道：暗昧道義。
三、背道：違背道德。
四、幾希：多少。
五、揆厥：衡量、審度。

但很無可奈何的，學習真道的人雖然很多，然而真正知道的人卻是很少。大部分人所說的真道，並不是我所說的真道。那些人只是仰慕真道的名稱，卻迷昧了真道真實的一面，以這種方式來學習真道，不會背道而馳的人，到底有幾個人呢？噫！真道就在我們眼前，世人自己不知道求得而已。衡量其原因，只是以人心用事，使得道心沒有實權參與而失落了。

何者？克伐怨欲，四端叢起迭生，而人心所由熾，道心所由昧也。克者，好勝之謂。人特患甘為暴棄，自暴者，不足與有言；自棄者，不足與有為。果能有自勝之心，爭勝於天人之界，賦畀賴以擴充，求勝於克復之間；物累賴以消去，以視委靡不振，巽懦弗前者，豈不遠甚。

【註】一、克伐怨欲：克，是好勝心；伐，是自誇；怨，是怨恨，是一種內心不滿；欲，是慾望，泛指人對物質利益和精神的追求。《論語．憲問》：「克、伐、怨、

為何會如此呢？由於好勝心、自誇心、怨恨心、嗜慾心，這四種心理的作祟，使得內心的變化無窮，此起彼落，因而人心的慾望從此熾盛，道心也從此暗昧消亡。所謂「克」，就是好勝的意思。我對世人特別憂患於此，甘願為世事自暴自棄。自暴的人，是無法和他講理溝通的；自棄的人，是無法激起他有所作為的。如果能夠具有自勝心，在天人界限之間爭取勝利，上天賦予的本能，依靠它來擴充，求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二、四端：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孟子．公孫丑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三、叢起迭生：諸多現象此起彼落地發生。

四、賦畀：畀，讀必。上天所賜予的本能。

五、克復：能夠恢復正道。《國語．晉語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韋昭注：「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

六、委靡不振：垂頭喪氣不能振作。

七、巽懦弗前：卑順怯懦，不敢前進。

取勝利，在於克己復禮之中。物慾的累贅，依靠它消去，這本來是善用好勝心的好處。如果因此把它看成製造委靡不振、怯懦不敢前進的原因，如此誤用好勝心，那豈不是離正道更遠了嗎？

其奈好字未除，則悻悻以爭勝，所爭者，愈失本真。且忿忿以求勝，所求者，無關要蘊。此則小丈夫所為，非吾道中人也。伐者，誇功之謂。古大禹，不矜不伐，天平地成，建萬古宏功，猶聞善言而拜受，無他，聖德愈高，聖量愈廣，聖不自聖，乃以為聖。

【註】一、好字未除：事情還沒有做好。
二、悻悻：怨恨發怒的樣子。《孟子．公孫丑下》：「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很無可奈何的，善用好勝心的好處，還沒有完全盡到，卻是悻悻拿好勝心來爭取勝利，所爭取到的東西，卻讓自己本性的天真迷失了。而且還忿忿不平的求取勝利，然而求取所得，卻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這是沒有遠見庸俗小人的作為，並不是我聖道道脈中的人。所謂「伐」，是誇耀功勞的意思。古時的　大禹不自誇功勞，認為他所作所為，只是因勢利導、稀鬆平常的事情，雖然建造萬古以來宏大的

哉。」

三、本真：本來的真面目。

四、忿忿：忿恨不平的樣子。

五、要蘊：要點。

六、小丈夫：稱庸俗卑賤的人。《孟子．公孫丑下》：「王如用予，則豈圖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七、不矜不伐：不自誇功勞。

八、天平地成：謂禹治水成功，地正其勢，天循其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杜預注：「《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後謂萬事安排妥當，天下太平。

九、聖德：至高無上的道德。一般用於古之稱聖人者，也用以稱帝德。

功勞，還在聽到善言時，向他拜謝誠受。這沒有其他的理由，聖德愈高大的人，其聖量就愈廣闊，聖人不自己以為是聖人，才能真正成就聖人。

十、聖量：聖人的德量。

且也，聖門　顏子，無伐善，無施勞。蓋以善者，性分所當為，何伐之有？勞者，職分所當盡，何施之有？方且有若無，實若虛，欲然時懷不足，所由為復聖，而三月不違，一間未達耳。

【註】一、顏子：（西元前五二一年至前四八一年），春秋末魯國人，為孔子最得意的門生，姓顏，名回，字淵，品學兼優，不幸早死。

二、伐善：誇耀自己的才能。《論語．公

而且，儒家聖門中的　顏回夫子，從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張揚自己的功勞。由於他認為行善，是天賦的本性應當要做的，還有什麼誇耀的餘地呢？勞作是人的天職所應當盡力的，還有什麼可以張揚的呢？而且能將有看成無，實當作虛，如此才能常常使自己感覺不足，不能滿意，所以才不會自滿而誇耀張揚，這就是他成就　復聖的原因。雖然能在長久的時間不違背仁道，德行

已經充足，但總以為尚有一些地方還未盡完美。

冶長》：「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三、施勞：張揚自己的功勞。

四、分：人所稟受於天的本質。

五、職分：職務上應盡的本分。

六、欿然：欿，讀砍。不滿意的樣子。

七、時懷不足：經常感覺不足夠。

八、復聖：孔子弟子顏回的稱號，元文宗至順二年（西元一三三一年）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西元一五三〇年）時，改其封號為「復聖」。

九、三月不違：三個月不違背仁道。《論語．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十、一間未達：相去不遠。揚雄《法言》：「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他如軍後曰殿，捍三軍之生命，成一將之功勳，孟之反入門策馬兩語，夫子特表其微。降而大樹將軍，猶有斯風，試問伐者，所伐何功乎？有創非常之功否？有建莫大之功否？有垂無窮之功否？

【註】一、捍三軍：捍衛三軍。

二、孟之反策馬兩語：出自《論語．雍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其意思說：孔子說：「孟之反不肯誇耀功勞，當齊國來伐魯，魯軍敗走

其他有如《論語．雍也篇》所記載的孟之反，不肯誇耀功勞，當齊國攻伐魯國時，魯軍敗走，孟之反在軍後押隊。到了進城門時，鞭策他的馬，並對眾人說：「不是我有勇氣殿後，是因我的馬不肯前進啊！」因而　孔夫子特別提出來，表揚他隱而不顯的細小事情。再來東漢時，人稱大樹將軍的馮異，也有如此的風度。請捫心自問，所要誇耀的是什麼功勞？有沒有創造非比尋常的功勞呢？有興建莫大的功

時，孟之反在後押隊。到了進城時，鞭策其馬，並對眾人說：『不是我膽敢居後，是因馬不肯前進啊！』」

三、微：隱而不顯的細事。

四、大樹將軍：稱東漢大將馮異（？至西元三十四年）。潁川父城人，字公孫，好讀書。為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退處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勞嗎？有能垂世到無窮遠的功勞嗎？

古昔聖賢，功不敢伐，何井蛙之見，嘖嘖自矜，徒見其不知量也。怨則尤，不足道，君子素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方為實際功修。何則？怨尤之念一生，則僥倖之心勝，

古時的聖賢，有功勞不敢誇耀，為何那些如井底之蛙的短視之人，還自我讚歎誇耀，顯然是不知量力。會怨恨天必然會責怪人，這就不必再說了，君子要處在自己的地位，

而詭詐中之；抑窺伺之心勝，而奸險中之；且訕謗之心勝，而浮薄中之。

【註】一、井蛙之見：比喻見識狹小。

二、嘖嘖自矜：自我讚歎誇耀。

三、知量：知道深淺。

四、素位而行：依現在所處的地位，去做該做的事情。《禮記．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五、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怨恨上天，責怪他人。《論語．憲問》：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去做該做的事情，對上不怨恨天，對下不責怪人，這才是實際在修煉功夫。為什麼呢？怨天尤人的心念，只要一生發出來，那麼僥倖的心態就會勝出，最後造成欺詐的障礙；或者是窺伺的心態過勝，就會產生奸險的障礙；而且毀謗他人的心態過勝，就會產生輕浮刻薄的障礙。

六、功修：修煉的功夫。
七、僥倖：獲得意外的利益，或獲免於不幸的事情。
八、詭詐：欺詐。
九、中之：即障礙也。
十、窺伺：窺探他人的 靜，等候機會下手。
十一、訕謗：毀謗。
十二、浮薄：不誠實而又輕薄。

謂天可怨乎？而顯道惟彰，天固不任怨也。謂人可怨乎？而公評具在，人固不任怨也。爾徒自怨而喪心，心量日褊；爾徒自怨而汩性，性真日漓。恐怨則招咎，怨則造孽，爾將以怨而

談到可以怨恨上天嗎？然而天道一樣彰顯，上天本來就不會接受你的怨恨的。說到可以怨恨他人嗎？然而公正的論斷事實俱在，他人本來就不可能無理接受的。你只是徒然

罹奇窮膺奇禍也。

【註】一、顯道惟彰：明確的道義準則，必靠推理才能彰顯。《書．秦誓下》：「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孔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推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二、任怨：忍受怨尤。

三、公評：公正的評斷。

四、心量日褊：心地越來越狹隘。

五、汩性：擾亂心性。

六、性真日漓：本性的純真一天比一天薄弱。

七、罹奇窮：遭遇到使人料想不到的困窮。

八、膺奇禍：承受使人料想不到的禍害。

自我哀怨而喪失己心，心量越來越狹隘；你只是徒然自我哀怨而擾亂心性，使得純真的本性越來越薄弱而已。恐怕怨尤就會招來過咎，怨尤就會造下罪孽，你將會因為怨尤而招來料想不到的窮困和災禍。

詩三百篇，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深得和平之旨。無論讀書與未讀書，童時蒙塾初入，有不讀過風詩歟？欲固為情之累。貪者，戀所欲而貪生；嗔者，拂所欲而嗔起；癡者，注於欲而若迷；愛者，溺於欲而弗返。理欲不能兩立，欲勝則理亡。

【註】一、蒙塾：啟蒙的學堂。

二、風詩：指《詩經》中的《國風》，亦泛指民歌。清李漁《慎鸞文．譎諷》：「吳地民情奢侈，土俗澆漓，風詩絕無可採。」

《詩經》有三百餘篇，其內容蘊藏溫柔敦厚的本質，雖怨尤，卻不發怒，深深的獲得和平的宗旨。不論是有讀書或沒有讀書的人，在童年時期，最初進到啟蒙的私塾，有沒有讀過「風詩」的民歌嗎？慾望固然是感情的累贅，所謂「貪」，是愛戀所要的慾望，然後再生出貪念；所謂「瞋」，是違背所要的慾望，然後再生出瞋恨；所謂「癡」，是注力於所要的慾望，然後產生迷惘的現象；所謂「愛」，

學儒者，以克己復禮，為祛私而存理；學佛者，以淨根證果，為參禪而入定；學道者，以斷障除魔，為明心而見性。欲字一關未破，則三教工夫無從下手。聲色貨利，日紛紛於徵逐之場；得失窮通，時擾擾於觀望之際。如是則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且為穿窬之行者，殆不知羞。

是沉溺所要的慾望，然後不知道返回。理智和慾望，不能同時存在，慾望戰勝，理智就滅亡。

學習儒學的人，要能約束自己，使言行合乎先王所傳的禮儀，要能去除私慾而存有理智；學習佛學的人，要能清淨六根，以證成佛果，要能參學禪定而進入大定，使心神不亂；學習道學的人，要能斷除障礙與魔念，使能達到明心見性的地步。「欲」字這一個關礙不能破除，那麼學習儒、佛、道三教的工

夫，就無從下手了。在聲色貨利的嗜慾生活中，天天與朋友密切往來的場所；在得失窮通的命運中，時時在觀望中困擾著我們時，如此長久浸淫其中，必然使我們變成機心變詐的善巧者，沒有一點羞恥心；更甚的是，變成如破牆行竊的小人，實在是不知羞恥為何物。

【註】一、克己復禮：約束自我，使言行合乎先王之禮。《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為仁。」

二、祛私存理：去除私慾，心存天理。

三、淨根證果：清淨六根，印證道果。

四、參禪：參入禪道，指於師教之下坐禪修行，引申為於禪定中參究真理。《禪苑授戒章》曰：「參禪問道，戒律為先。」

五、入定：入於禪定，即攝馳散之心，入於安定不動之精神狀態。

六、斷障除魔：斷了障礙，去除魔難。

七、明心見性：屏棄世俗一切雜念，徹悟因雜念而迷失了的本性（即佛性）。

八、徵逐：朋友往來繁密。

九、機變：機心變詐。《孟子．盡心上》：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

人有。」

十、穿窬：破牆入人家中竊取財物。《論語．陽貨》：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余自設筏濟度以來，無非以聖賢階級、仙佛筌蹄，深有望於天下人，特患甘自鄙薄，克伐怨欲之心，未加修治，甚非任道之器，有辜學道之名。道於何學？在去其人心，而存其道心。人心者，克伐怨欲所見端也；道心者，仁義禮智所同具也，尚其返而自審焉可。

我九天玄姆自從設立寶筏濟度眾生以來，沒有不是以成就聖賢的層次，以及成就仙佛的方法，深深地希望天下人能依次修行，特別憂患的是，世人自甘鄙陋薄德，對於好勝、誇耀、怨恨、嗜慾的心態，未嘗加以修治，實在不是擔任推動大道的資材，實有辜負學道的名譽。修道要從何處修起呢？就是在

【註】一、設筏濟度：設立法船以濟度眾生。

二、筌蹄：比喻為達到某種目的所用之工具或手段。筌，捕魚之具；蹄，捕兔之網。即比喻經論或言語，皆是引導修者入佛境地之道具，若達於真理，即可捨之。

三、鄙薄：鄙陋淺薄。

四、甚非：極非。

五、見端：看到事情的端倪。《荀子．說林上》：「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

六、同具：共同具有。

偈曰：

朝乾夕惕意精虔　勤誦經文句句鮮
立法度人崇教道　心明體潔絕塵緣

去除人心，而獨存道心。所謂「人心」，就是好勝、誇耀、怨恨、嗜慾四者所呈現的端倪；所謂「道心」，就是仁義禮智這四者共同俱有的。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我反省，而且自我審度，才算可以。

要早晚勤奮戒懼地反省自己，不可有所懈怠，心意必須精確虔誠。勤於持誦經文，使每一句話都能成為

【註】一、朝乾夕惕：朝夕勤奮戒懼，不稍懈怠。《易．乾卦》：「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二、精度：精確衡量。

三、立法：建立教法。

四、塵緣：指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因六塵乃心之所緣，能污染心，故稱塵緣。

元君曰：無心者，謂之過；有心者，謂之惡。過出於不自知，惡成於有所恃。所以有過，許其自新，懺悔之條自在；為惡降之冥罰，禍淫之律難寬。要之，上天以好生為心，豈有生之，而反殺之乎？

生命中新鮮的活力。建立教法度化世人，崇尚宗教以圓成正道，使得本心性體能夠明潔，斷絕塵俗的因緣。

九天玄姆元君說：無心犯錯，稱為「過」；有心犯錯，稱為「惡」。過失是出在自己不知道，罪惡是因有所倚恃而造成。所以有過失的人，准許他改過自新，自然有懺悔的條例存在；恃勢造惡的人，降貶

【註】一、懺悔：懺為忍之意，即請求他人忍罪；悔為追悔，悔過之義，即追悔過去之罪，而於佛、菩薩、師長、大眾面前告白道歉，期達滅罪之目的。

二、冥罰：陰律的懲罰。

三、禍淫之律：姦淫致禍的戒律。

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非天之欲殺人也，實人自作孽而已。孽者，惡之積也。怙惡若有不悛，作孽豈不滋重，人亦何苦，自貽伊戚致孽，或報於自身，或報於子孫，迨至流禍無窮，殃咎疊至。

到陰府去懲罰，所以姦淫遭禍的法律很難寬恕。要不然，天有好生之心，難道會將其生出之後，反而又將他殺害呢？

《書．太甲》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意思是強調，自作的罪孽，是無法逃避上天的懲罰。這並非是上天想要殺人，實在是自己造孽的因素引起。所謂「孽」，是惡業的積蓄。如果堅持造惡業而不悔改，所造的罪孽不是

【註】一、天作孽等句：《書．太甲中》：「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孟子．公孫丑上》：「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此句乃強調自作的罪孽，無法逃避懲罰。

二、怙惡不悛：堅持作惡，不肯改悔。

三、滋重：更加嚴重。

四、自貽伊戚：自尋煩惱、自招災殃。《詩．小雅．小明》：「心之憂矣，自貽伊戚。」

更嚴重嗎？世人又何必那麼辛苦，自尋煩惱，自招災殃，有時報應在自己身上，有時報應在子孫，最後導致無窮的禍害，到處流竄，災殃禍害一波一波接著來到。

因之，罹刀兵劫，罹水火劫，罹疫癘劫，不特一身難保，而且子孫貽累。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殃未盡者，必不能昌，言之可為太息。且

因此，導致遭受刀兵劫、水火劫、瘟疫劫，不但造成自身難保，而且還貽害子孫。《易．坤．文言》說：「積累不善的人家，必然會遭

人皆有天良，各具性理，斷無明知為惡。而故蹈之者，無如貨利之心中之，聲色之心中之，因而憧憧擾擾，汩溺無已。

【註】一、疫癘：瘟疫。

二、貽累：受到連累。

三、積不善之家：《易．坤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四、太息：大聲嘆息。《楚辭．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

五、天良：天賦的良心。

六、理：本和真理。

七、貨利：貨物和財利。

受災殃。」災殃還未受盡，必然無法昌盛，說起來真是讓人感到大聲嘆息。而且每個人都具有天生的良心，各自具有本性的理智，能夠斷除無明，知道何事是罪惡，然還故意去做的原因，無非是貨利障礙自己的良心，聲色障礙自己的良心，因此造成良心的困擾不安，還不斷地沉迷在其中。

八、聲色：淫靡的音樂和美色等荒嬉娛樂的事情。

九、憧憧擾擾：困擾不安定的樣子。

十、汩溺：沉迷。

貪嗔之念勝之，癡愛之念勝之，因而倒倒顛顛，沉迷罔悟。如是，則貪酷甚寖，而為刻剝之惡；淫蕩甚寖，而為奸邪之惡；猖狂甚寖，而為強橫之惡。且也，傲狠甚，而暴虐之惡成；殘忍甚，而險毒之惡成；澆薄甚，而詐瞞之惡成；奸宄甚，而吞噬之惡成。

【註】一、貪瞋癡愛：貪欲、瞋恚、愚癡、愛

貪瞋癡愛的念頭過於強盛，因而產生顛顛倒倒的情形，沉迷於其中而無法覺悟。如此下去，就會漸漸養成貪婪的習性，因而造成苛刻剝奪的罪惡；又會漸漸養成邪淫放蕩的習性，因而產生奸詐邪惡的罪惡；又會漸漸養成猖獗狂妄的習性，因而產生強暴橫逆的罪惡。而且，過於傲慢狠毒，必然形成暴虐的惡

樂。有利益我者生貪欲，違逆我者生瞋恚，此結使不從智生，從狂惑生，故稱愚癡，因羨慕而生愛樂。

二、沉迷罔悟：沉醉於所喜歡的事情，不知道覺悟。

三、貪酷甚寖：漸漸養成貪婪的習性。

四、刻剝之惡：苛刻剝奪的惡性。

五、澆薄：輕薄不淳厚。指人情風俗而言。

六、奸宄：犯法作亂的人，由內為奸，起外為宄。宄，讀鬼。

至若不忠不孝，元惡大憝，律在不赦，則不足言矣。噫！且三代下，世風日薄，人心不古。雖曰運會使然，要亦人事不能無責焉，大抵皆習與性

性；過於殘忍，必然形成凶險毒害的惡性；過於輕薄，必然形成詐騙隱瞞的惡性；過於犯法作亂，必然形成狼吞虎嚥，侵犯他人的惡性。

至於那些不忠不孝，非常奸惡的罪魁禍首，天律是不可能赦免他們的，就不必再說了。噫！而且在夏、商、周三代以來，世俗的風氣

成。近君子之日少，親小人之日多，交遊不慎，比匪成群。

【註】一、元惡大憝：非常奸惡的罪魁禍首。憝，讀對。《書．康誥》：「元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傳：「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

二、世風：世俗的風氣。

三、運會：時運際會。

四、比匪成群：與一群的小人為伍。

一天比一天薄弱，人心越來越不如古人的純厚，雖然說這是時局所造成，重要的是，人事的運作也不能沒有責任，大概都是習性所造成的。由於親近君子的時間較少，親近小人的時間較多，交遊不夠謹慎，經常與一群小人為伍的原因。

孔子云：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正有感於斯耳，無他，未聞善言，未見善行，所沾染者，無非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意思是說：和一群

惡類；所睹記者，無非惡事，以致善心日滅，惡心日熾。惡有成於不自知者，惡有成於不自檢者。今試執人裾而道之曰：爾說某言是惡言，爾行某事是惡事，未有不怫然怒、勃然忿者。

【註】一、群居終日等句：《論語．衛靈公》：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群人經常聚居在一起，說不合道義的話，喜歡耍小聰明，這種人就難說了。
二、試執人裾：試著以手抓人所穿的衣襟。

人經常聚居在一起，說一些不合道義的話，喜歡耍小聰明，這種人就難說了。這正是　孔子有感而發所說的話，沒有其他的原因，乃是未曾聽到善言的啟發，未曾見過善行的感動。這些人平日所接觸的，無非是一些作壞事的群類；平時所見到而記在腦海裡的，無非是一些壞事情，導致善良的心，一天比一天消失；罪惡的心，一天比一天旺盛。罪惡有些是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形成，有些是在不自我檢點中形

三、佛然：激怒的樣子。
四、勃然：生氣的樣子。

孰知爾不自以為惡，其惡實深。譬如酖脯之毒，中於肺腑；且如鮑臭之腥，習於口鼻。不知不覺，叢惡為孽，積孽為禍。陽則干王章，陰則罹冥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豈無廣廈華屋，不再過而為墟者矣；豈無鳴鐘列鼎，不再傳而凌替者矣。

成。如今我們試著拉他人的衣襟，並向他說：「你所說的話，某一些是惡言；你所作的事，某一些是惡事。」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激怒而生氣的。

難道你不知道，這些自己不以為是惡事的，其惡性實在很深重，有如極毒的肉和酒，障礙到五臟六腑的運作，而且有如久聞鮑魚的腥臭味，已經習慣而沒有知覺了。造成諸多的罪孽，累積罪孽形成了禍害，導致在陽間罹犯王法，在陰間

【註】一、酖脯之毒：酖，為毒酒；脯，為毒肉。是指極毒的東西。
二、鮑臭之腥：鮑魚的腥臭味。
三、王章：王法。
四、冥譴：陰律的譴責。
五、高明之家：富貴的人家。
六、凌替：衰敗、敗壞。

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何不返而自思，與其為惡而罹殃，曷若為善而造福。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太上有云，感應之理昭然。爾等雖巧於盤算，豈能如聖佛之算，毫釐秒忽，

遭受陰律的懲罰。因此富貴人家，怨鬼暗中窺視他的暗室，難道沒有看過，那些原本居住高樓大廈華麗的房屋，如今已不復存在而成為廢墟嗎？難道沒有看過本來位居國家要位的人，不再繼續擁有而以衰敗收場嗎？

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只不過數十個寒暑而已，為何不好好返觀自照，自我反省，與其要在世上做壞事而遭殃，為何不行善事而造就福報呢？ 太上老君在《感應篇》說：

一一不差；爾等雖工於度量，豈能如聖佛之量，抽補扣除，在在分明。

【註】一、曷若：何如。

二、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禍福之出沒無定數，全由世人招引自取。《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三、感應：謂凡人以精神感動神明，神自然應之。又互相感 影響。《易．咸》：「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四、盤算：估計、籌劃。

五、毫釐秒忽：比喻極微細的數目。

「禍福本無門，唯獨世人自己去招來。」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你們雖然用盡心機去籌劃，怎麼能如聖佛計算的精確呢？一毫一釐一分一秒，是不會有差錯的。你們雖然精打細算，怎麼能如聖佛的精確計量，在增減抽補當中，非常的分明呢？

人即可欺，而天豈可欺？人即可奪，而天豈可奪？所願各存天良，各葆性理，勿為情誘，勿為物動。平旦之氣，無失幾希；屋漏之神，勿貽譴責。勿以小惡為無傷，則小懲大誡。放下屠刀，立地證佛，天亦何棄於斯人，而拒絕之不已也，尚其知所猛省焉可。

【註】一、葆：通保。
二、平旦：天剛亮的時候。
三、屋漏之神：古代屋內西北隅施設小帳，安藏神主，為人所不見的地方。

世人會受到你的欺騙，難道　上天也能讓你欺騙嗎？世人能讓你奪取，難道　上天也能讓你奪取嗎？我所希望的是，每個人要各自存有上天賦予的良心，各自保有上天賦予的性理，不要被情慾所誘惑，不要為了爭奪財物而動心。清平的朝氣，不要有些微的喪失，神明在暗中監視我們，不要遺留被譴責的事由。不要以為行小惡，不會有所傷害，事情無論大小，都應該加以警誡。只要放下屠刀，馬上可

《詩．大雅．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四、勿貽譴責：不要遺留被譴責的原由。

五、小懲大誡：微小的懲罰，碩大的勸誡。

偈曰：

天堂地府路相通　升降由人立過功

作惡不如勤積德　施仁樂善感蒼穹

【註】一、蒼穹：上天。

元君再曰：無心者，謂之過；有心者，謂之惡。過與惡介在幾希？所爭

以成就佛道。上天也不會棄絕那些悔過的人，而連續拒絕他，使他沒有悔過的機會，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勇於反省改過才可以。

天堂和地獄兩條路是相通的，要升至天堂，或降至地獄，全都由世人自己所立的罪過或功德而定。要作惡事，不如用此功夫來累積功德，施展仁道樂於行善，以感動上天。

九天玄女元君又說：不是故意做壞事，稱為過失；故意去做壞事，稱

只一間耳。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出一言，而過即伏之，所以貴守口也；行一事，而過即乘之，所以貴守身也。

【註】一、幾希：多少。
二、守身：比喻不失貞節。

一言有不及檢，口過由於不自覺；一事有不及防，身過由於不自知。是則觀過知仁，未嘗不略其跡，而諒其

為罪惡。過失和罪惡的分別，到底有多少呢？所爭辯的只是，在一點點的觀念而已。人不是聖賢，誰不會犯過失呢？只要說一句話，有可能過失就潛伏在其中，所以平時要以守口不亂說話，最為可貴；只要做一件事情，有可能過失就附在其中，所以平時要以守身不亂行事，最為可貴。

只要一句話，來不及檢點，口過有可能在不自覺之中產生了；只要做一件事情，來不及提防，身過可能

心。心，果無他，則口即有過，而其心自可白也；心，果不貳，則身即有過，而其心自可原也。

【註】一、略跡諒心：原諒居心而不苟求形跡。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慎獨工夫，非不於至微至隱處，深加檢攝，亦謂守口之嚴，持身之密。一出言，而遠口

在不自知之中產生了。由此可見，觀察過失之後，才知道犯過失的人，是否具有仁心，未嘗不可原諒他的居心，而不去苛求他的形跡。居心，如果很單純，沒有其他的想法，那麼口上即使有過失，然而他的居心自然可以表白。居心，如果很忠誠，沒有二心，即使是犯了身過，然而他的居心是可以原諒的。

《禮記．中庸》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世人

過；一行事，而泯身過。然此可為君子道，而非所概於世人也。

【註】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在世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都要警惕謹慎；在世人的耳朵聽不到的地方，都要保持戰兢恐懼的精神。《禮記．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二、慎獨：在獨處時，謹慎不苟。《禮記．大學》：「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三、檢攝：約束監督。

四、泯：消除淨盡。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都要隨時警惕謹慎；在世人耳朵聽不到的地方，都要隨時保持戰戰兢兢恐懼的精神。這種慎獨的工夫，並非是要我們注意到非常隱微的地方，嚴加檢點收攝不行，也就是說，要我們能做到守口、持身，一定要嚴密。每一次一說話，就要遠離口過；每一次一做事，就要滅除身過。然而如此的作法，只可以適用於君子，並非是要求所有的世人，都做到這種地步。

不必求其無過，而祇求其能寡過；不必求其寡過，而祇求其能悔過；不必求其悔過，而祇求其能改過。知改過而悔過，因之知悔過而寡過，因之知寡過而無過，因之由勉幾安，即難求易。

不必要求他做到完全沒有過失，而只是要求他能減少過失；不必要求他做到減少過失，而只是要求他能過懺悔過失；不必要求他做到懺悔過失，而只是要求他能改過。只要知道改過，進而能夠悔過；由於知道悔過，進而能減少過失；由於能知道減少過失，而能達於沒有過失。從此處下手，勉勵去做，就幾乎能達到心安了，這就是在困難中求取容易的方法。

孔聖有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所望於世人者，如何悚切？如何詳明？口有過，而易時已知，宜勿蹈夫前轍；身有過，而逾後已覺，宜勿狃夫迷途。往不可諫，來猶可追。

【註】一、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過失而不改過，這才叫做過失。

二、悚切：憂懼的樣子。

三、狃夫迷途：習慣在於迷途。

四、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

聖人孔子在《論語‧衛靈公篇》曾經說：「有過失而不改過，這才叫做過失。」如今，我所希望世人的，無論如何憂懼？無論如何詳明？只要犯了口過，事後馬上知道，就應該不要再重蹈覆轍；只要犯了身過，過後已經察覺，就應該不要重返迷途。已經過去的事情，無法勸阻，未來的事情，還是可以追及的。

猶可追。」已經過去的事情，無法勸阻，未來的事情，還可以追及。

所由守口如瓶，恐其滿而易溢焉；持身如玉，恐其玷而難磨焉。先謹省於未有過之前，勿使其潛滋暗長；並痛懲於已有過，勿使其迭起叢生。是則改過為大關鍵，因改知悔，因悔求寡，如此則無過，不敢言而無大過，其庶乎。

【註】一、所由：所經歷的道路。《論語．為政》：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楊樹達

為何要守口如瓶呢？是恐怕滿瓶容易四溢；為何要持身如玉呢？是恐怕玷污了之後，很難將其磨亮。所以在未犯過失之前，要先謹慎反省，不要讓過失在不知不覺中成長；並且要痛加懲戒已經犯的過失，不要讓它重覆發生。所以改除過失是一個大關鍵，因改過而知道懺悔，因懺悔而要求減少過失，如此下去，自然就沒有過失。不敢

疏證：「由，行也。所由謂其所由行之徑路。」

二、守口如瓶：形容說話謹慎，不輕易出言。《維摩經》：「防意如城，守口如瓶。」

三、持身如玉：修養己身，猶如保護寶玉一樣小心。

四、謹省：謹慎反省。

五、潛滋暗長：暗中在成長。

說，這樣就沒有大過失，但也可以接近沒有大過失了。

不然，昏昧者，無論己，其有剛愎自是者，明見為過，而堅意獨行。抑有掩飾為工者，顯知為過，而操心莫測。於是有護其過，諱其過者，未有不流為文過之。小人恐積慣自然，彼

要不然，那些昏庸愚昧的人，就不再去論斷了，因此固執己見，自以為是，不願接受他人意見的人，明知自己有過失，卻是執意要一意孤行。也有一些人犯過失，企圖掩飾

將不知為過。

【註】一、昏昧：昏庸愚昧。

二、剛愎自是：固執己見，自以為是，不肯接受他人的意見。

三、操心莫測：勞心勞力，高深莫測。

四、諱其過：隱瞞他的過失。

五、積慣：累積成為習慣。

要之不知為過，過所由而日深也；不見為過，過所由而愈積也。過既深，過既積，將不謂之過，而直謂之惡。無他，無心有心，辨之不可不早也。

的，很顯然的明知有過失，卻是處心積慮，於是想盡辦法來掩飾過失，避諱談這些過失，這些人難免成為文飾過失的人。一些沒有智慧的小人，恐怕將積累惡性變成自然，最後這些人竟然不知道那是過失。

重要的是，這些人不知道那是過失，過失因此天天積累而導致深厚；不能看到這些過失，過失因此而愈積愈深厚。過失已經深厚，過失繼續累積，這就不能稱為過失，

吁！既謂之惡，即因以生孽，且因以獲咎，近報則在己身，遠報則在兒孫。其始祇由纖毫之過而起，豈不可惜也夫！豈不可慨也夫！

而直接稱它為罪惡。這個分別沒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在無心犯過失，或有心犯過失，辨別不可以不早一些啊！

哎！既然稱它為過失，就是因此而生出罪孽，而且因此而招致過咎，時間接近的報應就在己身，時間長遠的報應就在子孫。然而這些罪孽，一開始只是些許的小過失引起的，不去注意反省改進而成為大罪惡，並遭受惡報，這不是很可惜嗎！這不是讓人感到慨嘆嗎！

偈曰：

聖佛慈悲度善良　至誠合掌獻心香
真經引路文雖短　凜守箴規萬世昌

【註】一、凜守：嚴格地遵守。
二、箴規：規戒。

偈語說：「聖佛大發慈悲心降世，救度善良的人，我們要以最真誠的心，雙手合十獻上真誠的心香。《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指引我們修道之路，雖然文章很短，只要能嚴格遵守戒規，必然可獲得萬世的昌盛。」

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所貴乎善者，出一言必曰善言，然猶其發諸口也；行一事必曰善事，然猶其措諸身也。出善言，安知其誠偽，論篤色

《書．咸有一德》說：「德行沒有固定的老師，只要能夠教導我們存善念、說善語、行善事，就是我們的老師。」最可貴的這個「善」，

莊，由是判焉；行善事，安知其虛實，正誼謀利，由是分焉。

【註】一、德無常師：《書．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德行沒有固定的老師，只要能夠教導我們存善念、說善話、行善事，就是老師。

二、措：安置。

三、論篤：言論篤實。《論語．先進》：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四、色莊：面色嚴肅。

五、正誼謀利：合乎義理或謀劃私利。

在我們說一句話時，一定要說善言，然而一定要將其表達於口中；在我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善事，然而要以自己身體力行。說一些善言，怎能知道他是出自誠心或虛偽呢？那要看言論是否從內心篤實地表達，或者只是著重在表面上的莊嚴，從這個地方來加以判斷。做一件善事，如何知道他是虛假的或是真實的呢？那要看你做這一件事情，是為了盡道義呢？或是為了謀私利呢？從這個地方來判斷。

以此知，言雖善，不足為據也；事雖善，不足為憑也，要在心善而已。時存善心，凡有言自無不善，即未有言，而善機無不默含；時存善心，凡有事自無不善，即未有事，而善念無不堅矢。

【註】一、堅矢：堅持實行。

由此地可知道，言語雖是善言，但不能只憑這些話，就判定是善言；事情雖是善事，但不能只憑這件事，就判定是善事。時時心存善念，凡所說的話，自然沒有不善的，即使還未說善話，然而其內心的善機，沒有不在默然中含有；時時存有善心，凡所做的事情，自然沒有不善的，即使還沒有作善事，然而他的善念從來沒有間斷過。

所由說好話，行好事，在存好心而已。近世以來，運會遞降，習尚愈趨愈下，方未知伊於胡底。要之，欲挽天心，在修人心。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可勝天，天人一理。

【註】一、胡底：到什麼地步。

這是由於說好話，或者做好事，重要在於存有好心而已。最近以來，時運逐漸下降，世人的風俗習慣也愈趨愈往下流，方今實在不知道這種情況，要惡劣到什麼地步？重要的是，想要挽回　上天的心意，重點在整修人心。天理固然能勝於人慾，然而有時人慾也可能戰勝天理，天理、人慾本來是同一個道理，都是在人心上起作用。

人心日存惡念，則戾氣應之，凡如雨暘失時，釀為沴厲，以為天降戾氣，實則人心召之也；人心日存善念，則和氣隨之，凡如和甘應候，兆為豐稔，以為天降和氣，實則人心感之也。

【註】一、戾氣：乖戾凶暴之氣。
二、雨暘失時：雨天和晴天失去節制，不按時節，以致萬物失調。《魏書．天象志三》：「皆雨暘失節，萬物不成候也。」
三、沴厲：瘟疫。
四、和甘應候：和風甘露相應氣候。

如果人心天天存著惡念頭，那麼乖戾凶暴之氣，必會相應，凡所看到的晴天雨天失去節制，不按時節，以致萬物失調，蘊釀成瘟疫的災禍，我們認為這是上天降下戾氣，其實是人心所感召而來。人心每天心存善念，那麼祥和之氣就會跟隨，凡和風、甘露等相應的氣候，百姓能夠富足，我們會認為這是天降祥和之氣所致，其實是人心善念所感召。

五、豐稔：富足。稔，讀忍。

正心由於誠意，誠意本於慎獨，是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原以靜養此心、默斂此心、堅持此心。靜養者何？養其心於平旦，期此心之葆其善；默斂者何？斂其心於清夜，期此心之擴其善；堅持者何？持其心於暗室，期此心之儲其善。

【註】一、正心：謂使人心歸向於正。《禮記·大學》：「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二、誠意：使心意純誠。

端正人心要從誠意開始做起，誠意工夫的培養，其根本在於慎獨，所以平時對於看不到的地方，要心存戒慎；對於聽不到的地方，要心存恐懼，原來是要從靜養這顆心、默斂這顆心、堅持這顆心做起。何謂「靜養」？就是從清晨開始，就要養護這顆心，希望這顆心能時時保有其善根。何謂「默斂」？就是在暗中要時時收斂這顆心，一直到深夜，希望這顆心能夠擴充其善。

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語出《禮記．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對於看不到之處，要心存戒慎；對於聽不到的部分，要心存恐懼。

四、靜養：安心休養。

五、默斂：暗中收斂。

何謂「堅持」？就是在暗室沒有人看到的地方，都要堅持行善，希望這顆心能夠時時儲存善德。

歷觀儒家理學工夫，從實處修踐；道家玄妙工夫，從靜處修持；釋家空寂工夫，從虛處修證。究之，皆在心上用功，無非欲此心之無不善。儒曰正心，心善則心正焉；道曰淨心，心善則心淨焉；釋曰守心，心善則心守

遍觀儒家的「理學」工夫，是要從實地去修道實踐；道家的「玄妙」工夫，是要從寂靜的心境去修持；佛家的「空寂」工夫，是要從虛無真空處去修行印證。然而三教的究竟，都是在這一顆心上用工夫，無

焉。

【註】一、理學：理之學。宋儒釋經，重疏義理，因稱為理學。又因其兼談性命，故又稱理學、道學。

二、修踐：修道實踐。

三、玄妙：指道家所稱道的深奧難識，萬物皆出於此。《道德經》第一章：「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四、空寂：佛家謂事物了無自性，本無生滅。《楞嚴經》卷五：「我曠劫來，心得無礙，自憶受生，如恆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

非是希望這一顆心，不要存有不善之處。儒家說「正心」，只要心地善良，心就能端正；道家說「淨心」，只要心地善良，心就能清淨；佛家說「守心」，只要心地善良，心就能安守。

三教本自同歸，徹上徹下，理無二致。所為世人勗者，不必言希賢希聖，不必言為仙為佛，祇此迓天和而修人事，總由時積善心。而言自無不善，言者心之聲；亦行自無不善，行者心之表。如是優焉、遊焉，日享昇平之福，豈不樂也夫。

【註】一、勗：讀序，勉勵。

二、迓天和：迎接上天的和氣。

三教的道理，本是來自同一處，歸向也是同一處，從上至下徹底了解，道理沒有分別，所要勉勵世人的，不必說一定要成聖成賢，也不一定說要成仙作佛，只要能依此善心，迎接上天的和氣，而且能使人事修得圓滿，這些總是由於平時多積蓄善心。因此言語自然沒有不善的地方，因為言語是從心中所發出的聲音；行為也自然沒有不善的地方，因為行為是從心所表現出來的。能夠如此的在其中優遊自在，

應驗曰：

誠誦治心消孽經　一家安泰獲康寧

誠誦治心消孽經　魑魅魍魎永滅形

誠誦治心消孽經　父母壽算得延齡

誠誦治心消孽經　過往先人可超升

【註】一、魑魅魍魎：魑魅，是指山中能害人的精怪。魍魎，是指山川中的木石精靈。

二、過往先人：已經往生的祖先。

天天享有太平盛事的福報，難道會有不快樂的嗎？

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的應驗說：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全家可獲得安泰康寧。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妖魔鬼怪永遠都消滅。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父母親的壽命可延長。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已過世祖先可獲超生。

誠誦治心消孽經　水火刀兵永不侵
誠誦治心消孽經　坐禪深夜道心清
誠誦治心消孽經　三災八難永離身
誠誦治心消孽經　國泰民安慶太平
誠誦治心消孽經　善功圓滿作神明

【註】一、坐禪：端身正坐而入禪定。智顗之修習止觀坐禪法要，特立具緣、呵欲、棄蓋、調和、方便、正修、善發、覺魔、治病、證果等十科，以闡說修習止觀之法則。其中，具緣指持戒清淨、衣食具足、得閑居靜處、息諸緣務、近善知識；呵欲，指呵責世間色、聲、香、味、觸等五欲；棄蓋，指棄絕貪欲蓋、瞋恚蓋、昏沉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水火刀兵劫永不侵害。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坐禪到深夜可獲清淨。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三災八難永離我身心。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可獲國泰民安慶太平。
能夠誠心持誦《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可得圓滿善功作神明。

睡眠蓋、掉舉惡作蓋、疑蓋等五蓋；調和，指調食、調睡覺、調身、調息、調心；方便，指欲、精進、念、巧慧、一心等五法。

二、三災八難：三災，指三種災害之事。有風災、水災、火災的大三災，及饑饉、疫癘、刀兵的小三災。八難，指王難、賊難、火難、水難、病難、人難、非人難、毒蟲難。八難又指水、火、刀、兵、旱、澇、饑、饉等難。

完經讚

治心消孽，福壽延綿，經功完滿樂無邊，瑞氣映金蓮。恭送　九天，濟世泛慈船。

此部經典是　九天玄姆大慈尊為了救度世人，希望大家從整治心靈，消除罪孽開始，最後可獲得無窮的福祿和壽命。著作本經已經圓滿完

皈命

九天玄姆無極元君（三稱）

【註】一、瑞氣：祥瑞的氣氛。

成，大家都產生無窮的法樂，祥瑞的氣氛，輝映著喻為金色蓮花的本。至此，大家一起恭送　九天玄姆大慈尊，感恩　祂所廣泛造設濟度世人的大慈船。禮敬皈依　九天玄姆無極元君（稱頌三遍）。

心

一心勾起貪瞋癡
煩惱災難從此始
清淨心靈莫染污
只因無明太顯著

蒙蔽良心人莫知
速開智慧莫疑遲
人間祥和本無事
此心從此遭痛苦

身心靈

身心靈三位一體　三者經常在一起

守中神凝性不迷　靜中覺性知天機

身修心靜靈復理　穿越時空智慧啟

識透人生這場戲　自可回到良心地

德與得

德與得互爲表裡
德多得少心安喜
兩者平衡才合理
德内得外兩相依
窮通順逆由此起
徹悟其理上天梯
勸君修道自勉勵

兩者根源綁一起
德少得多遭劫洗
莫因不平常生氣
超越兩者智不迷
這是命運的遊戲
莫明其妙六道寄
莫等劫到毀自己

系列名／弗心館 1

書　名／九天玄姆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倡印者	九天禪怵殿
註解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886-2-2226-1515
傳真	886-2-2226-1010
初版日期	104年09月2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結緣道場　九天禪怵殿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165巷3號
電話：02-2988-8922
0920-727-188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